

【教育问题·长篇小说】

# 教魂

朱克恒／著

揭示基础教育现状，  
反思教育改革历程，  
还原人类教育理想……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教魂

朱克恒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魂 / 朱克恒 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47-507-1

I. 教…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586 号

## 教魂

JIAOHUN

---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装帧设计 贺云帆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程 玲  
封面题字 冯三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38.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第一章

党建国终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但他不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而且荣升为土川市教育督导室主任，成为正儿八经的正厅级干部。“让那些一直和自己作对、一直不服自己的混蛋们，郁闷去吧、见鬼去吧、死去吧！”他心里暗自庆幸着，也暗自诅咒着！

整整一个上午，他任何人都看不见，一个人躲在自己的“第二办公室”内，烦躁不安地等待着决定他命运的那个电话。他把平时对外公开的手机关掉，并将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线全都拔掉。他告诉自己的秘书刘雁霞，除非教育局万局长或者市政府分管教育的刘副市长、市委分管教育的李副书记亲自闯来，其他任何人都一律挡驾！刘雁霞知道，这几位领导谁也不可能直接闯你党建国的办公室，干脆就说谁都不见得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手机铃声终于响了起来。电话是土川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乌水生打来的：“党校长，你的事情终于过关了。刚刚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做出决定：任命你为土川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享受正厅级待遇。其他的情况，电话里不方便讲，晚上老地方见面再说吧。”

党建国挂掉了手机。应该说是他一直听到对方放下电话“笃、笃”的声响，响了十几秒钟之后，才讪讪地合上自己的手机。其实他知道，这个时候，乌副主任不可能在电话里再向他多讲什么，但他还是希望电话的那一端能够传来更多的信息。他不知道，为什么田政雄等人，在常青峰的怂恿下，检举自己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既然市委常委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说明汪恩义、赖万山

几个混蛋，在和自己较量的过程中彻底失败！汪恩义企图整垮自己，并取代自己成为成贤中学校长的阴谋也彻底破产！党建国将自己矮小的身体狠狠地摔在大班椅中；两只脚，从鞋子中挣扎出来，搭到了大班台上；闭目靠在椅背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党建国每次遇到重大的事情，无论是兴奋、激动或沮丧，都会出现这样的短暂时刻。这是他在大事之后，有意放松自己的思维，为了接下来的进一步谋划做好准备。他拿出一支香烟，点燃后使劲地吸了两口，就将香烟狠狠地湮灭在烟灰缸中。接着迅速地坐起来，开通自己平日所使用的手机，从手机中找到幽谷山庄总经理郝春华的电话。

“郝总，晚上我和老乌过来。准备两只‘雏羊’，样子要好一点的，别他妈的老是弄些‘土鸡’来糊弄老子。”

郝春华说：“天地良心，我哪里敢糊弄你党老板噻。不过我手里还真的有几个靓妞。最近和几所旅游学校合作，他们将刚入学的女生分批派到我这里实习。我和他们讲得很明白，我的度假村是向客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有来实习的学生都必须明白这一点……”

“好了，别在电话里说这么多了。晚上就看你的表现了！”党建国打断了郝春华喋喋不休地介绍。他妈的，这个王八蛋，每次都抓紧一切机会推销他的“商品”！党建国知道，在现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电话里只能讲一些场面上的话，哪儿能谈论这种龌龊的话题？更何况自己是一位即将上任的正厅级干部！如今的电话和会议主席台上的麦克风没有什么两样，只要自己一开口，凡是想听你讲话的人，都会马上知道你所讲的内容，说不定还有人给你录音备案呢！

接着他又给乌水生打了电话：“乌主任，晚上我来接你吧，六点钟我在政府停车场等你。”

党建国在和乌水生的讲话中，不知不觉地将对乌水生的称呼从“您”变成了“你”。这是党建国的一贯做派。他对那些职位比自己高，又能够在自己仕途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人，都会毕恭毕敬地以“您”相称。以前虽然乌水生的级别和自己相同，但自己毕竟只是“享受副厅级待遇的正处级校长”，何况自己还需要这位在“老板”跟前工作的人，不断为自己提供内部消息以及“关照”自己。现在不同了，自己的级别马上就要高过他乌水生，老子凭什么还要对他毕恭毕敬？本来他就不想再去敷衍乌水生，但是乌水生在电话里说了“晚上老地方见面再说”，分明这家伙在跟自己卖关子。反正自己的

事情还需要他继续关注。嗨，共产党的事情，只要没有宣布，随时都有可能变化！看来不管愿不愿意，这个“您”字还得继续使用！

这时，刘雁霞推门进来，看到党建国的这种德行，赶快缩头准备退回去。党建国说道：“进来吧，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党建国的声音，刘雁霞只好重新推门进来。她站在那里眼睛不敢直视党建国：“老板，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我想回家去给小霞喂奶。整整一个上午了，孩子肯定饿坏了”。

刘雁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虽然刚刚生过小孩，身体有些发胖，但白皙细滑的皮肤和丰满高挑的身材，仍然能够让男人们见了之后想入非非！党建国每次单独和刘雁霞在一起时，只要看到她这样俯首贴耳、胆怯和顺从的样子，就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冲动！

刘雁霞是五年前从一所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到土川市的。和其他面临毕业找工作的大学生一样，她揣着几十份自己精心制作的“个人简历”来到土川市每年一次的人才招聘会上，只要看到教育系统或学校所设的招聘摊位，就上前送上自己的简历，同时向招聘人员打听是不是需要音乐教师。

现如今，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不单有纸质的简历，还将自己的各种表演制成DVD，求职的时候，同时派送给招聘单位。有的学生甚至请专业公司对自己进行商业化包装之后，再将这些视频资料通过便携式视频播放器，当场播放给招聘人员观看。

刘雁霞可没有那样的条件，就是这些纸质的简历，还是她几个月辛勤劳动所换取的报酬：她为了在毕业求职时能够有自己的简历，主动帮助同宿舍一位同学洗了一个学期的衣服，这个同学同意她使用自己的电脑和打印机等设备，同时也作为对她的特别恩赐，免费为她提供所有纸张。

一天下来，刘雁霞准备的“个人简历”送出了大半，也没有一家单位有意向聘用自己，得到的答复都是：我们不要音乐教师，再到别处看看吧！或者是你先将材料放在这里，回去等消息吧！

眼看招聘会就要收摊了，刘雁霞才精疲力竭地拿着剩下的那些“个人简历”，讪讪地离开会场。她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土川市美丽的景色。那些已经早早亮起的霓虹灯广告牌，光怪陆离地闪烁，好像在嘲笑她。她现在才感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那瓶用自己读书时几乎一天的生活费——四元钱，买来的矿泉水，还剩下一半。她拧开瓶盖，像一个酒鬼品尝自己珍藏多年的佳酿那样，小心地喝了一口，一边慢慢地让甘甜的水流进自己的喉咙，一边盘算着自己将如何

度过这即将来临的长夜，如何打发自己饥肠辘辘的空腹。

正在这时，一声汽车刹车的尖叫声将她从沉思中惊醒，她好像被人推了一下，倒在地上。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见一个男人站在自己的身旁，怒气冲冲地看着自己。她委屈地看了看那个男人，试图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看到了她俏丽的面容，男人立即满面笑容，并伸手拉住她的一只胳膊，用力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男人态度和蔼地说道：

“小姐，走路要小心看车！你应该走人行道。你看有多危险，要不是我刹车刹得及时，那可就要出大事了。有没有受伤，要不要我带你到医院？”

刘雁霞用手揉揉自己被摔痛的膝盖，除了被水泥地面擦伤了一块皮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受伤。这时一个交通警察驾着摩托车停在旁边。警察向那个男人敬了个礼，说：“先生，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和驾驶证！”

刘雁霞走上来向警察说道：“警察同志，是我不小心走到了汽车道上，和这位先生没有关系。再说，我也没有受伤，就请您不要难为这位先生好吗？”

男人已经将证件拿了出来。警察看了看证件，听到刘雁霞这样解释，顺手就将证件还给男人：“您遇见一位好说话的。你们都小心一点吧！赶快将汽车移开，不要造成塞车，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说完，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男人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两只眼睛还在直勾勾地盯着刘雁霞。看到警察走了，他赶快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刘雁霞：“小姐，谢谢你！我有事先走。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不适的地方，打电话给我。”

男人开车离开之后，旁边两位好像也是来土川求职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道：“你真傻，为什么不要他带你去医院检查？就这样放过了他，万一你以后再发现受了伤，那就没人帮你了！”

刘雁霞的眼中，不知不觉地浸满泪水。她弯腰从地上拣起自己刚才摔倒时丢到路边的背包，再想拣起那瓶矿泉水时，却发现那只塑料瓶子已被车轮压瘪，水被挤出满地。她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喝几口，还剩下将近一半，那是整整两块钱！她心疼地又看了看那只被压瘪了的塑料瓶，才想起有人和自己说话。

眼前站着的是和自己年龄相当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个女人打扮得非常入时，爆炸式发型下面的那张圆脸上，几个孔的比例让人一见难忘：大嘴巴、大眼睛、小鼻孔。看样子早晨肯定是在脸上下了一番工夫，并且一天都没有放松过“保养”：用眉笔修改过的眉毛，像半个“约等于”符号放在上眼皮的上方，让人一眼就看出那是外来之物；涂着蓝色口红的丰满嘴唇，像是不停寻找母亲乳头的婴儿，不停地扇动；过多涂抹胭脂的脸上，却隐约

残留一点汗迹……她上身穿的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女式低领紧身背心，一对丰满的乳房在背心的紧束下，使那条乳沟变得非常明显。女人下身穿着牛仔褲，是一条超短腰的牛仔褲，加上上身的背心很短，中间包括肚脐的一大块“开阔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个男人的穿着倒很正统，白色的短袖衬衫配上深色的西褲，脖子上系上一条深蓝色的、带有红色条纹的领带，使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简洁。

刚才说话的是男人。

刘雁霞不好意思地对着他们，并十分勉强地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表示对他们的关心的谢意，也表示没有立即向他们致谢的歉意：“谢谢你们！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价格比较合适的住所？”

“附近没有招待所之类的住所，全都是星级酒店。小姐，你是不是来土川求职的？”男人从刘雁霞的“价格比较合适的住所”中，知道刘雁霞是想寻找价格便宜的旅社。他接着说道：“小姐贵姓啊？你不用多心，我就在土川工作，今天是陪我女朋友来求职的。这是我的女朋友何雅娜。”

何雅娜伸出手，像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欢迎来访客人一样，等着刘雁霞和她握手：“看样子你也是来求职的？”

刘雁霞赶快伸出手与何雅娜握了握手：“我叫刘雁霞，是西南师大艺术学院的，我是学声乐的。土川几乎所有学校都不要音乐教师。泡了一天，一点收获都没有！你有没有什么奇迹？”

何雅娜答道：“有了意向，只是还没有定。我是学美术的，和音乐一样，现在美术老师也很难找到工作！”

男人说道：“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说话了。这样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否赏光，我们请你一道吃饭？还有和我住在一起的一位朋友，叫郭亮，我把他一起叫上，好不好？”

刘雁霞说：“那太不好意思了。我要先找到住处，随便吃一点东西就可以了，不打扰你们了，谢谢！”

“没有关系。干脆晚上到我们宿舍住吧，雅娜和你两个人住一间房子，我和郭亮合住一间。”

这当然是刘雁霞求之不得的好事，吃住问题全都解决了。但是，这样的好事来得太突然了，不由得使她警惕起来。那些女大学生、女研究生、甚至女博士生被拐骗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自己不能为这样种莫名其妙的“好事”迷住心窍。这个社会几乎到处都充满陷阱，尤其像自己这样孤孤单单、

年轻靓丽的大学生，更要提高警惕！想到这里，她坚决地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再三致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们萍水相逢，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再见了！”说着转身准备离去。

“刘小姐，这儿附近的确没有较合适的旅社。不过从前面的车站，乘坐23路公共汽车，到南京路站下车，那个地方的旅社较多。你可以到那里看看！”男青年一边告诉刘雁霞，同时将手中的一份土川市交通图递给刘雁霞：“这是本市的交通图，你拿去吧，会有用的。”

刘雁霞又一次向男青年表示感谢，转身朝车站走去。

当她在南京路下车之后，发现这里的确非常热闹。路边又摆满各类小吃的摊位和各类烧烤，档主们吆喝着招揽客人。旁边的地摊上摆满各种小商品及盗版的音像制品，琳琅满目。在这些临时铺位中间，还树立着很多用日光灯箱做成的旅店招牌，什么“宾至如归旅店”、“仙客来旅社”、“好友旅社”等等。当刘雁霞从路边走过的时候，那些招揽客人的人员从她的打扮和穿着上，立刻就看出了这是一位从外地刚来并需要投宿的女子，马上热情地招呼她：“小姐，请到我们这里住宿吧。我们的设施最好，卫生整洁，热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价格又便宜，合住每个床位才四十块钱，单住每房七十元。要不要进来看一看，小姐？”

过度的热情使得刘雁霞不知所措，但她还是感到房钱太贵。好家伙，一个床位要四十元钱，足够自己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于是她只好朝着对方微微一笑，继续朝前面走去，像是一位接受主人夹道欢迎的来访者一样，不停地向招呼她的人微笑致意。当她来到“刘三姐姊妹旅社”门前，一个女孩子热情地向她招呼：“小姐，要住宿吗？到我们旅社住宿吧，我们这里只接待女性，卫生、便宜、安全，保证你会满意的。”刘雁霞听出这个女孩的口音和自己的乡音相同，马路上前用家乡话问道：“小姐，听你的口音，你是桂林人，对不对？”

“对的，你也是桂林人啊，我们是老乡啊！”女孩子的脸上，露出一见如故般的笑容。

“你刚才说的房价便宜，多少钱住一个晚上？我们是老乡，你能否优惠一些？”

“当然给你优惠了，我和我们老板说一下，请她给你最大的优惠。如果她同意，每张床位只收你二十五元就行。”

刘雁霞心想：能够节省十五元，已经很不错了，再说这家旅社只接待女性客人，应该是安全且方便的，再加上有这位小老乡的照顾，总可以放心住下。于是，她跟随那个女孩子来到旅社的二楼，女孩子先让她看看楼梯口的

一个样板间。从样板间来看，这家旅社还的确不错，所有设施和用品都是按照女性的要求配置的。卫生状况也很好。女孩子进来问她：

“小姐，可以吗？”

刘雁霞说：“还可以。你们老板同不同意优惠？”

女孩子忙说：“同意了。开始还不同意的，后来我说你是我的老乡，请她给个方便，她就同意啦。不过，她要求你至少住两个晚上，你看……”女孩子有点巴结地说道，因为刘雁霞能够住两个晚上，就等于她拉了两个客源。

刘雁霞本来就想明天再到人才招聘会上碰碰运气，就点头同意说：“好吧，就暂订两个晚上吧。”

女孩子高兴地帮她提着包，走到另一个房间，一边打开房门让刘雁霞进去，一边说：“小姐，我等一会过来给你办理住房手续，并给你送开水来。如果今晚的客人不多，我就不在这个房间安排客人了，你一个人住得舒服一点。”

刘雁霞说：“谢谢你，小老乡。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坐坐，我们聊聊好吧？”

“好，我下班就过来陪你讲讲话。我出来几年了，从没有回去过，真想和家乡人聊聊。”

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提着一只开水瓶进来。看了一下刘雁霞的身份证，说道：“刘姐，请先交一百元押金好不好，这里的规定，退房时另外的五十元还退给你，你放心好了。”

刘雁霞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在书中找出一张五十元和三张十元钱，交给女孩子，“老乡，我交八十元订金好不好？反正多交一个晚上的押金了，请你通融一下吧！”

女孩子无可奈何地接过钱，写了张收据交给刘雁霞，说：“刘姐，你先洗漱一下吧。还没有吃饭吧，这外面有很多小吃，都不贵。不过斜对面有一家桂林米粉店，口味比较好，你可以到那里尝尝。”

女孩子出去之后，刘雁霞感到很疲劳，赶快洗漱一下。放松下来之后，突然感到右腿的膝盖很痛，掀起裙子仔细一看，才发现右膝盖被水泥地面擦破一块皮，虽然没有出血，但却火辣辣地疼。疼痛使她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幕。她突然想到刚才那个开车的男人给了她一张名片，于是她在包里找出了那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土川市成贤中学校长、全国中小学德育研究会理事、五一奖章获得者、土川市文明市民、特级教师党建国。刘雁霞一边看着名片，一边在内心窃喜，她为自己刚才的“宽宏大量”而欣慰。幸亏没有得

罪这位那么有名的校长，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就该我今天以这样的方式结识这位名校长。说不定我这次独闯土川的运气就在这位校长身上，我的运气也就从今天的巧遇开始……刘雁霞躺在床上，任凭自己已经放松的思维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狂奔，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了笑容——刘雁霞突然听到电话铃响，急忙接听，原来是党建国校长打来的。党校长告诉她，要她马上到成贤中学，并且已经派车在楼下等她。她赶快收拾一番，穿上自己平时最喜欢的那件花边白衬衫和牛仔裤，好好地梳洗一番，兴高采烈地走下楼去。到了楼下，果真发现那天撞倒自己的汽车在那里等着她。她上了汽车之后，很快就到了成贤中学。当她来到校长办公室，办公室一位长得非常像自己阿爸的男人告诉她：党校长等她很久，有事刚刚出去，留下话来，要她到家乡，找她们寨子里的支部书记……

“刘姐、刘姐，开开门，我是小齐。”外面突然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把刘雁霞从梦中惊醒。原来她在人才招聘会上转了一天，躺在这松软舒适的席梦思上，彻底放松身体，很快就进入梦乡。听到敲门声，站起来一边揉着惺忪的双眼，一边将门打开。

女孩站在外边，说道：“刘姐，你睡着啦。我已经敲了很长时间的门，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我已经下班了，你还没有吃东西吧？走，我陪你一起去吃桂林米粉好不好？但我们AA制。”停了一下，她又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是想请你的，但是我今年实在想回家看看父母，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就怕到时凑不够回家的车票钱。咳，每年春节时，车票就涨价。有钱有势的人一般不会凑这个时候回家，人家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就我们这些打工的人，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只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看望亲人。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为老百姓服务，但总是赶着这个时候交通费涨价，这不是明摆着要多赚我们打工人员的血汗钱嘛！”女孩一开口，就说个不停。看来这个女孩子还真的非常健谈。刘雁霞已经感到肚子里面在不停地提出抗议——咕咕直叫了，于是，她拉着女孩的手说：“我们吃东西吧，我真的饿死了。”

在回旅社的路上，刘雁霞脑海中不停地回想着刚才所梦到的内容，似乎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总在大脑中盘旋，那种祸福不明的心情油然而生……

一觉醒来，已经早晨八点了，刘雁霞赶快洗漱一下，乘车赶往人才招聘会场。招聘会九点开门。刘雁霞到的时候，已经离开门的时间不多了。她静静地排在队伍的后面。这些前来求职的人，个个都十分谨慎、小心翼翼，非常严格地遵守会场的纪律，生怕得罪哪位工作人员而使得自己这次应聘受到

刁难。

刘雁霞跟着队伍，慢慢地走进会场。会场里的许多招聘摊位后面都坐满了工作人员。这些人的脸上流露出优越且得意的微笑。不论他们在自己的单位里是个什么角色，在这里，他们可以对那些前来应聘的人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就好像他们就是老板，他们就可以拍板判定某一个应聘者能够被聘，另一个应聘者不能够被聘！

刘雁霞目不斜视，直接向教育部门的招聘摊位走去。当她来到教育摊位区时，很快找到成贤中学的招聘摊位，但招聘摊位后面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她不免有些失望：难道他们学校已经招满，今天就不再有招聘人员来了？她只好再转一转其他摊位，漫无目标地转悠。等她再次来到成贤中学招聘摊位前，发现一位穿着打扮非常艳丽的女人坐在那里，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这个女人一看就是那种个性上十分张扬、爱出风头的女人。女人穿着低领连衣裙，烫着大波浪的卷发，脸上涂上厚厚的胭脂，加上鲜红的口红，活脱脱像一个妓院的老鸨儿。看到这样的角色，刘雁霞既从心里发怵，又感到有些不舒服，心想：难道成贤中学都是这样的老师？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摊前，细声细语地问道：

“老师，您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我是学声乐的，专攻民族音乐，擅长民歌及民族舞蹈。中共党员。这是我的材料。请问，你们学校还需要音乐教师吗？能否给我一个机会？”

其实，刘雁霞昨天已经将自己的材料交了一份在这个成贤中学的招聘摊位上，不过昨天接收材料的不是今天这个女人。

“这位同学，我们学校已经不要音乐老师了，本来就没有招聘音乐老师的计划。”那个女人抬头仔细打量着刘雁霞：“你长得很漂亮，凭你的身材和模样，如果到那些大企业应聘老总的秘书，肯定有优势。到学校就比较困难喽！”

刘雁霞从这个女人的话语中，听到了一种俗气、妒忌和霸道。本来人家是来应聘教师的，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为什么说这样的废话！但刘雁霞不敢得罪她，谁知她在成贤中学是个什么角色，将来也可能犯在她的手里。想到这里，只好强压怒气，仍然细声细语地说：“老师，你们的校长是不是叫党建国？”

“怎么，你还认识他？”女人诧异地看着刘雁霞。

刘雁霞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拿出那张名片，递给女人说：“这是党校长给我的名片。”

“噉！”女人瞪着眼睛，似乎看到了怪物，“是党校长让你来的？”

刘雁霞又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

女人掏出手机，拨通了党建国的电话：“喂，党校长吗？我是胡丽倩……这里有位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拿着您的名片来应聘……”对方不知传来了什么指示。她又接着说：“是个女学生……好，让她接电话，好、好。”接着将手机交给了刘雁霞：“你自己和党校长说吧！”

刘雁霞接过手机，说道：“谢谢！”两只手同时握着电话，好像稍一松开手，那个手机就会飞了一样：“喂，党校长吗？我是小刘。昨天碰到您车子的时候，您有急事走了，也没有来得及向您多请教，真遗憾！”刘雁霞将“车子”两个字说得非常轻，后面的话又提高声音。果然那个叫胡丽倩的女人，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地看着她。刘雁霞将电话交给她，说道：“胡老师，党校长要您听电话。”

胡丽倩接过电话：“我是胡丽倩，好，好，就按照您的指示办。”说完将电话挂断，告诉刘雁霞：“将你的材料留下来吧！”

刘雁霞忙说：“谢谢！”将材料留下之后，感觉和这个低俗的女人实在没有什么多说的，多说了，有可能哪句话触犯了她的，反而惹出麻烦，不如就此客气地离开为好。

于是，她向女人鞠了一躬，说道：“谢谢您，胡老师，请您多关照！我就不多打扰您了，看您很忙的。”也没等女人说话，就转身离开。这时女人轻声地自言自语道：“我们党校长，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生！”

## 丨 第二章 丨

回到旅社，刘雁霞越想越感到不踏实，难道自己昨天的梦境已经预示了现在的结果？难道党校长真的因为自己被他的车子撞倒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而赏识自己？听党校长在电话中的口气非常客气，并且说我们欢迎你这样的优秀学生来我校工作。嘿，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运气吧？土川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工资待遇高、生活条件好，这是许多名校的毕业生就业首选的城市啊！成贤中学，又是这个城市的名牌学校，想成为这个学校中一名老师、甚至工作人员的人，恐怕要挤破脑袋。也许是神灵对善良人的确厚爱三分？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恩赐？也许自己真的该时来运转？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要抓住，不能丝毫放松。她看了看手表，刚刚十一点钟，估计现在党校长不会下班或者午休。于是她下楼到了服务台，拨通党建国办公室的电话。对方传来党建国的声音：“我是党建国。”

刘雁霞有些紧张地说：“党校长，我是小刘，刘雁霞。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过来看看您，多听听您的指教……”

党建国说：“你不用客气，看我就不用了。我们研究之后，我会让他们通知你的。你可以先回去等着消息。当然也可以再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或者在土川市玩一玩。我在开会，就不和你多讲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党建国的这一席话使得刘雁霞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了！前后两次，党建国在电话里的态度完全不同。刘雁霞对这次机会的到来，开始没有把握了，开始产生怀疑了。但不管怎样，事到如今，自己也只能听天由命。她决定下午

就买票返回学校。

刘雁霞的家乡在离桂林市大约两百多里的偏僻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全寨子里，除了党支部书记卢金旺家中有一部电话之外，再也没有人家拥有这种在寨子里的人看来，是高级奢侈的消费品了。这些年来，有些在外边打工的人，偶尔有什么急事，会打电话到支书家里，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并反复强调事情紧急，请这位书记或其家人代为转告。然后，再千恩万谢一番。如果要想请寨子中的家人接听电话，那就更加困难。刘雁霞想：虽然现在回到学校也无所事事，但自己只能在学校守着，等待那个决定自己命运的电话通知。这些年来，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没有给像刘雁霞家乡这样的贫困山区的人民带来什么大的变化。由于家境贫寒，那个在许多城里人看来，连初中生、小学生都可以玩得起的现代通信工具——手机，刘雁霞也只能看着别的同学不断地更新换代！

刘雁霞回到学校，马上在学校图书馆里，找来了很多中学音乐课程的过时资料。除了每天早晨例行的调调嗓子之外，就是看这些资料、写写教案、对着墙壁练习讲课。她知道，正式走入课堂之后，这些都是能否被学校领导重视、能否受到学生尊重的基本功夫。

刘雁霞是个壮族女孩。壮族女孩大多都能歌善舞。她在很小的时候，常跟着阿妈到山上采草药、挖野菜、摘蘑菇，为了壮壮胆量和打发寂寞，往往是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刘雁霞的嗓音纯正、清澈、洪亮，有极强的吸引力。全寨子的人都说，她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壮族歌星，都建议她的阿爸、阿妈将她送到县城，请专门老师培养。但是由于刘雁霞的阿爸身体不好，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这个男人就得了一种怪病：吃喝不少，浑身无力，什么农活及家务都不能做。包括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全家五口人，就靠阿妈一个人里里外外支撑着。除了生活，还要给阿爸看病，家里几乎是一贫如洗，哪里有钱给她到县城请专门的老师培养？

在刘雁霞十三岁的时候，从省城来了一位收集少数民族民歌的老人。老人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山寨里，住了一个星期，除了采集到许多壮族的民谣、民歌之外，意外发现刘雁霞的歌唱天赋，当时就和刘雁霞的阿爸、阿妈协商，将她带到省城读书。从此彻底改变了刘雁霞的命运。

原来，老人就是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丁一二教授。老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每年都要到大山里走访各个少数民族的山寨，搜集和挖掘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歌曲和乐曲。丁教授在到达刘雁霞所住的山寨时候，就听到寨子中人介绍刘雁霞的情况，当他亲自听完刘雁霞唱歌之后，马上意

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苗子。

丁教授将刘雁霞带到省城，为她安排了一所小学读书。除了读书之外，刘雁霞每天还必须学习声乐基础知识、进行训练以及练习弹琴。丁教授的老伴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一对儿女成年之后也陆续到外地工作。本来家中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老伴，刘雁霞来了之后，很快就说服丁教授，家务的事情由她来拾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雁霞虽然年仅十三岁，但是在坚持丁教授布置的训练项目以及文化学习之余，还将丁教授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深受教授夫妇的喜欢。

在她十五岁的时候，省城的一家电视台组织青少年民族歌曲大奖赛，在丁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个从偏僻山沟里出来小姑娘报名参加了这次大赛，并获得少年组第一名。在她初中毕业之后，考入省城的一所艺术学校，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就在她步入这所学校，成为丁教授原来任教的民歌系一名新生的时候，不幸突然降临了那位深受她爱戴和尊重的老人身上：丁教授在去云南的一个偏僻山寨采风时，由于遭到暴雨的袭击，汽车被泥石流卷下山坡，他被摔成重伤，送到县城里的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离开人世。刘雁霞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悲痛欲绝。在前去迎接老人骨灰的时候，刘雁霞坚持一路将骨灰盒抱回省城。

老人弃世之后，他在地工作的儿子只好将母亲接了过去。他们同时将省城的房子委托刘雁霞代管，待她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再说。失去了丁教授的接济，刘雁霞马上陷入了窘境，继续读书，将成为她的家庭根本无法承受的负担。如果放弃的话，就等于放弃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机会，又重新回到那个闭塞、落后的山寨，同时也辜负了丁教授对自己的希望，老人的在天之灵也难得到安慰！

刘雁霞陷入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就在她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民歌系的另一位教授——于霞老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于霞是丁一二教授多年的同事，和丁教授关系非常融洽。由于在工作上一直得到丁教授的关心，所以对丁教授很尊重。她时常听到丁教授提起刘雁霞，对刘雁霞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丁教授谢世之后，她得知刘雁霞由于经济困难的原因而准备辍学，就决定帮助她渡过难关，积极为刘雁霞争取奖学金。虽然奖学金的数量有限，但却暂时维持了刘雁霞的求学费用。

这天，于老师很高兴地找到刘雁霞：“刘雁霞同学，市委宣传部等几个单位要筹备一台庆祝‘七一’的民族歌曲乐曲音乐会，组委会聘请我为编

导,我向组委会推荐让你参加。你的特长是民歌,你先考虑一下,拿一个初步意见,先准备一到两首歌曲,我们再商量。这次的演出会有一定的报酬,当然对你来说,报酬是其次,关键是有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刘雁霞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非常高兴。她决定以自己家乡的民谣《壮家姑娘爱大山》和壮族民歌《哈噜噜》两首歌曲参加演出。当她将这两首歌曲在于老师面前试唱时,于老师说:“这两首歌曲都具有很强民族特点。不过我建议演唱《壮家姑娘爱大山》。因为《哈噜噜》虽然民歌的风格很浓,但是用壮语演唱,许多人听不懂。如果改用普通话演唱又失去了乡土的味道。而《壮家姑娘爱大山》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好,很有意义,比较适合这次音乐会的主题。但是要将曲子稍微改动一下。你的嗓音很高,尤其高音段,特别清纯,更能够显示出你的优势,所以要突出你高音段的特点。”

经于老师的修改和指导,加上刘雁霞清纯、高昂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在整个音乐会上成为一个亮点,受到广泛地好评。刘雁霞这个名字立刻不胫而走,加上她的相貌出众,身材匀称丰满,一时间,许多公司都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为她包装并将她推向“明星”的航线。但是,刘雁霞却显得非常冷静,谢绝了这些公司和老板,选择了继续完成学业。使那些满腔热血的公司和心怀叵测的老板,着实地吃了一个“闭门羹”!

后来,又有几位老板,企图通过于老师,想“包装”她,也都被她断然拒绝。她冷落了别人,最终也被别人冷落了。她的同学都在背后骂她,“傻瓜,这么好的机会都不争取,看你以后会怎样!”果然被同学们所言中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来找她演出,更没有哪位老板要“包装”她了。

快毕业时,她希望能够到一些专业的音乐机构工作,但这时全国的文艺演出体制早已改革。她联系到两家演出公司,一家公司的老板暗示:要想到他的公司工作,必须接受自己“包”。干脆,连原来“包装”的“装”字也没了。另一家公司老板,更加直截了当,两条:第一我是你的经纪人,所有演出以及社交活动,必须全部由我来安排。不准自作主张,第二,要先和我上床,做我的情人。

这两条,无论是哪一条,她刘雁霞都不能接受!她是从那个贫困的大山里走出来的、朴实的壮族姑娘。

不能接受的刘雁霞,就只能考虑:还是去做一名音乐老师吧。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说土川市正在向全国公开招聘各类人才。于是,她就毅然地加入了前来土川求职的队伍。

刘雁霞在学校苦苦地等了近一个月,终于等来了她所渴望的消息。